

如果,能早拿到那30万元,或许,妻子能多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。半年的时间里,张志文像失了魂一样,无所适从。从2008年7月开始,到2010年3月,在长达21个月的时间里,他都在为妻子曹沛香的工伤而奔波。

如今,工伤赔偿拿到手中,打了5折,妻子却未能继续生命,离开了正在上初三的儿子和他。在他和代理律师李金元的心里,工伤索赔,带来的却不是慰藉,而是煎熬。

面对现实 选择逃避

钱拿到了,但没能挽救曹沛香的生命。还差3天满31个月,曹沛香从事故发生之日起,一直坚持到2010年11月17日,不幸离开人世。

拿到30万的“半价赔偿”,曹沛香用上了好药,有了正规的护理。一切,似乎已经走上了正规。张志文正在想着,等妻子的情况好转了,就带着儿子到高密市里去转转,买几件好衣服,鼓励他好好学习。一些朋友来向他推销保健品,他也买了。反正,只要对妻子有用的,他就舍得花钱,这些钱,本来就是妻子应得的。

可是,他最终没能挽救回妻子的生命。或许,是两年来的起起伏伏,突然一切都结束了,让他无法接受。张志文安排儿子换了几个学校,准备重修初三。他总跟朋友们说,要出门去济南、青岛,去潍坊、东营,就是不愿,待在家中。

妻子去世,一切都像“白费”了,煎熬了两年讨回的钱,还有什么用?相处两年,张志文的律师李金元,明白他的心思。张志文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变得“无用”的过去。不过,李金元还是要劝他,为了孩子,要赶紧适应,赶紧继续工作。

而李金元自己,却不愿继续替人打工伤官司了。他摸了摸当年为谈判而变得沙哑刺痛的嗓子,拍了拍几乎每月都能出现在高密街头的那辆旧捷达,叹了口气。

张志文并没有在意,妻子是怎么摔倒的,而是在意,妻子是否能够醒来。等了两个多月,病床上的曹沛香虽然醒了,却全身无法动弹。医生让他接受事实,他的妻子已经是植物人,可能终身生活不能自理。

“我该怎么办?”张志文想到的是,正在上初一的儿子,和年迈多病的母亲。曹沛香需要有人寸步不离地照顾,自己还怎么出去赚钱?以前夫妻两人在青岛卖菜赚来的积蓄,能维持几个月的开销?亲友们都是老实的乡里人,根本拿不出多少钱,



医院。

病床上的曹沛香,还在不停地抽搐,对于张志文的呼喊,并没有太大的反应。草草签了手术协议,曹沛香就被推进了手术室。张志文已经记不清那次手术的时间有多长了。他只记得,被雨淋透的自己,坐在手术室外椅子上,脑子持续空白了很长很长时间。

同事说,曹沛香站在三轮车后斗上,不知怎么回事,就掉了下来。

张志文并没有在意,妻子是怎么摔倒的,而是在意,妻子是否能够醒来。等了两个多月,病床上的曹沛香虽然醒了,却全身无法动弹。医生让他接受事实,他的妻子已经是植物人,可能终身生活不能自理。

“我该怎么办?”张志文想到的是,正在上初一的儿子,和年迈多病的母亲。曹沛香需要有人寸步不离地照顾,自己还怎么出去赚钱?以前夫妻两人在青岛卖菜赚来的积蓄,能维持几个月的开销?亲友们都是老实的乡里人,根本拿不出多少钱,

不愿提交的工伤申请

张志文不太愿意回家,一回到家中,思绪就会回到2年前。

2008年4月20日晚上8点多钟,听到妻子曹沛香从车上摔下的消息,张志文匆匆赶到高密市人民医院。

妻子去世,一切都像“白费”了,煎熬了两年讨回的钱,还有什么用?相处两年,张志文的律师李金元,明白他的心思。张志文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变得“无用”的过去。不过,李金元还是要劝他,为了孩子,要赶紧适应,赶紧继续工作。

“站不稳”的认定结果

李金元的身边现在还有那第一份工伤认定书,看着这份认定书,他突然觉得能切身体会到张志文当年即将崩溃的精神状态。一次又一次地期待,又一次地失望,几次大起大落,谁的神经能不“破损”?

“可能快了吧。”李金元担心。但他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曹沛香的工作单位得知认定结果后,随即提出了行政复议。就这样,又等了2个多月,行政复议结果还是工伤。

李金元着急,好不容易拿到了认定书,认定了工伤,可下面的路更难熬。他一点办法也没有,一切都得按照程序来办。如他所想,11月25日,曹沛香的单位将高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告上了法院,要求撤销

2008年7月3日,张志文填写

了一份工伤认定申请书,交给了高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。由于李金元的帮助,一切证据都准备得十分充分,1个多月后,工伤认定书顺利地交到了他的手中。

“我们是不是能拿到赔偿了?”张志文欣喜若狂。等待的一个多月里,曹沛香丝毫没有好转,张志文也放弃了工作。他把妻子从医院接出来,基本停止了药物治疗。要不是李金元给他算的笔账,工伤赔偿能得近60万元钱,他根本不敢出门向亲朋借钱,因为他还不了。

“可能快了吧。”李金元担心。但他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曹沛香的工作单位得知认定结果后,随即提出了行政复议。就这样,又等了2个多月,行政复议结果还是工伤。

李金元着急,好不容易拿到了认定书,认定了工伤,可下面的路更难熬。他一点办法也没有,一切都得按照程序来办。如他所想,11月25日,曹沛香的单位将高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告上了法院,要求撤销

“站不稳”的认定结果。

李金元的身边现在还有那第一份工伤认定书,看着这份认定书,他突然觉得能切身体会到张志文当年即将崩溃的精神状态。一次又一次地期待,又一次地失望,几次大起大落,谁的神经能不“破损”?

“可能快了吧。”李金元担心。但他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曹沛香的工作单位得知认定结果后,随即提出了行政复议。就这样,又等了2个多月,行政复议结果还是工伤。

李金元着急,好不容易拿到了认定书,认定了工伤,可下面的路更难熬。他一点办法也没有,一切都得按照程序来办。如他所想,11月25日,曹沛香的单位将高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告上了法院,要求撤销

“站不稳”的认定结果。

李金元的身边现在还有那第一份工伤认定书,看着这份认定书,他突然觉得能切身体会到张志文当年即将崩溃的精神状态。一次又一次地期待,又一次地失望,几次大起大落,谁的神经能不“破损”?</